

江峰時刻——世界新聞自由日

文 | 江峰

【責任編輯安康】歷史像水一般流淌。歷史上的今天，講述歷史真相，道出生命冷暖。

朋友們好，我是江峰。

2018年10月2日，60歲的沙特記者卡舒吉，來到沙特駐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總領事館，來這取離婚證明。他要拿到這個證明，才能跟現在的未婚妻正式結婚。卡舒吉走到領館門口的時候，似乎聞到了危險的氣息，他拿出一部手機交給未婚妻並對她說：“你就在領館外等我，哪兒都別去，這部手機可以直接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通話。記住，兩個小時之內我要是還沒有出來，你趕緊打電話給總統求救。”卡舒吉扭頭進了沙特領事館，就再也沒有走出來了。

一隻15人組成的沙特特工隊早已在領館內等候多時，這些殺手來自沙特政府情報機構、王室衛隊。卡舒吉先是被懲罰性的切掉了手指頭，然後被殘酷的肢解。土耳其作為伊斯蘭世界的一極，另一端的大佬，跟沙特關係非常微妙。

在國際上是明爭暗鬥的厲害，所以沙特駐土耳其領事館，那可是被土耳其情報部門監控的緊緊的。在這發生了什麼事，土耳其人都知道。這卡舒吉到底是誰？沙特要這樣不顧一切瘋狂的除掉他？

卡舒吉的祖父是沙特開國君主的御醫，卡舒吉還有個表哥，是英國戴安娜王妃的未婚夫，就是那位跟戴安娜一起喪命巴黎的阿拉伯富商。卡舒吉自己本來也是沙特體制內的筆桿子，與恐怖大亨本拉登關係很好，但是到美國留學之後，卡舒吉接受了現代西方民主理念，整個人就變成另外一個樣子，崇尚新聞自由，針砭時弊、批評獨裁的沙特執政當局，甚至批評現在權傾一時的王儲薩勒曼，呼籲沙特進行民主改革，結果這成了著名的自由派記者、沙特的公共知識分子、異議人士，他的公開身分是華盛頓郵報駐中東首席記者、專欄作家。由於深度涉入沙特王位爭奪，所以，現在沙特的攝政王儲薩勒曼，對他是特別地痛恨，卡舒吉才遭此毒手。



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了卡舒吉的最後一篇文章，題目為“阿拉伯世界最需要的是表達自由”。在這個文章裡，卡舒吉批駁了這個獨裁政府封鎖互聯網，拘捕記者、打壓傳媒，民眾無法得到真相。因為沙特與土耳其、美國的微妙關係，這個事兒迅速發酵，成為全球2018年最著名的殺害記者事件。但是就全球範圍來說，沙特的新聞自由程度還不是最糟糕的。

有這麼一個組織，叫做國際記者聯盟。它是世界最大的國際性記者組織，今年是國際記者聯盟公布中國新聞自由報告的第11年。

這11年來，中國新聞自由狀況每況愈下。2018年全球倒數第5名，去年2019年，是百尺竿頭壞到冒尖，排到了全球倒數第4名，就這個敢在領事館裡肢解自己的記者的沙特都甘拜下風，它排在倒數第9名。

中國扣押媒體人數量是世界第一。一些人僅僅就是因為在社交媒體或即時通訊網站上傳一篇文章便被捕了。很多被拘押者受到了酷刑的虐待，有10名公民記者健康狀況惡化，有命喪獄中的危險。

我們在今天說新聞自由，是因為5月3日，是聯合國大會確認的世界新聞自由日。

1991年的5月3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記者們，在南非納米比亞的首都溫德爾克這個城市，發表宣言，重申新聞自由是人權的一部分。說呀！這獨立、多元和自由報刊，是發展和維護一個國家民主與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正是無數的新聞從業人員，遵從職業精神，恪守做人的良心，成為人類衝破黑暗的燈塔，驅趕嚴寒的篝火。

中共建政後，它就沒有頒布一部新聞法，中共有個高級領導人陳雲說出了原因，為什麼沒有頒布新聞法呢？他說：“國民黨統治時就制定了一個新聞法，我們共產黨人抓它的辮子，鑽它的空子。現在我們當權了，我看還是不要新聞法的好，免得人家鑽我們的空子。沒有這個新聞法，我們主動了，想怎樣控制就怎樣控制。”

在毛澤東時代，一篇篇的紅色套字的社論，是一場場鬥爭的號角！

在報紙上，你找不到任何黨和領袖的意志之外的聲音；時間到了鄧小平時代，媒體多樣性似乎是體現出來了，但是也沒有擺脫最終圍繞黨的領導的原則；在江澤民時代，開始再次強調黨對媒體的絕對領導，‘輿論監督’這樣的字眼大量出現了，但是絕不是西方民主社會理解的輿論監督，把新聞媒體作為“第四種權力”這種理解，而是強化媒體為加強和完善中共執政能力的服務。

中共媒體隨著國家經濟地位提高，開始全面滲透和影響西方。有一份報導來自於無國界記者這個協會，他們發表的，叫做“中國追求世界傳媒新秩序”(China's Pursuit of a New World Media Order)的報告，描述了中共政權過去10年中，圖謀重塑全球傳媒秩序，已經對世界的新聞自由造成威脅。

2016年初，習近平視察央視、人民日報社和新華社，提出要集中講好中國故事，打造具有較強國際影響力的外宣旗艦媒體。這邊話說完，那邊就真的開始打造中國環球電視網，簡稱CGTN，成為中共海外媒體航空母艦。

同時啊！他們收買批評中共政權的海外華語媒體，爭奪國際話語權。你要是自家人，我就大量投放廣告。你要是發出不同聲音，我就減少廣告。你要是成為獨立良心媒體，中共大使館就直接出面，聯繫當地僑團，誰在你這裡登廣告，就威脅誰。

這是新聞言論自由麼？這是街邊的燒烤，你想買幾串買幾串嘛，你不賣？

我連碳火都給你滅了。就這麼霸道。

對華文媒體如此，對於西方大報也是軟硬兼施，可以整版整版的登廣告，也可以反過來給你來硬的，也可以把西方記者列入黑名單，用媒體簽證來控制你的新聞資源。

中共把“百度”和“微信”這樣的審查和監控工具出口海外，鼓勵威權國家複製它的策略。東南亞的新加坡、泰國和柬埔寨，阿拉伯和中亞地區，南美的厄瓜多爾和委內瑞拉。原來你住在一個地方只看一個地方的報紙，現在是網路無國界啊，中共就把自己的防火牆建立的高高的，然後把文化和意識形態這個管控、網路媒體大資料監控和經驗，就推廣到越來越多國家，就像瘟疫一樣！接受中共這套網路監控管理辦法和硬體的國家，無一例外的新聞自由度都在下降。

香港主流傳統媒體，早已集體遵守北京的命令了。香港新聞自由度評分連續5年下滑，相對2003年的世界第18位，2019年已經跌落第83位。是新聞自由度倒退最厲害的地區，港府強推《逃犯條例》，激起13萬港人上街大遊行。這個《逃犯條例》一旦執行，香港人就會跟大陸目前一樣。甚至微信上面說一句中共不愛聽的話，就可以逮捕入獄，而香港人會被引渡到大陸接受不公平的審判和酷刑，香港僅存的法律無法再為香港人提供司法保護。在香港工作的新聞工作者也會直接受到威脅。我們可以預見惡法的通過，將更加挫傷香港僅存的自由。

在台灣呢？中共對台灣媒體滲透已經行之多年，那手法是眼花繚亂、錯落有致。從早期的招待、參訪、用給錢的工商報導來餵養媒體；到後來乾脆花錢通過台商直接收購媒體。媒體的言論口徑，慢慢轉向維護中共立場越來越多，幾乎直接套用中共官媒原文。台灣民眾跟大陸民眾一樣，直接沐浴在中共的“雨露滋潤”當中了。

但是由於台灣民眾普遍對共產黨反感，加上親共媒體一面倒的偏頗報導，儘管台灣充分擁有新聞自由，但

是卻慢慢喪失了民眾對媒體的信任感，變成了誰說也不信，沒一個好人的感覺。而這種撕裂台灣民心的效果，正是中共對台統戰需要達到的亂中取勝的目的。不過西方對中共外宣滲透也開始覺醒，在美國川普政府強令習近平的海外媒體旗艦CGTN註冊為外國代理人。這個外國代理人登記有什麼作用呢？

簡單說，它可以幫助美國人認清這不是一家西方自由社會的媒體，是一家掛羊頭賣狗肉的中共的宣傳機器和情報機構。有意思的是，代表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環球電視網，被迫註冊為外國代理人之後，高管迅速逃離美國，看來習近平要求的中國故事，越來越不好講了！說謊的人畢竟心虛呀！不知道這種一針見血的辦法，台灣願意借鑒麼？

說真話、不說假話。在中國做到不容易。敢說真話，憑的是什麼？良心！

雖然這樣的記者在大陸為數不多，但他們依然存在。揭露中共馬三家勞教所罪惡，對普通女性信仰者酷刑的記者杜斌，就是其中的一位。當局抓捕杜斌，反復問他：“杜斌，你為甚麼要拍攝《小鬼頭上的女人》，你後面是什麼組織，是誰授意的？”杜斌說：“我就一個人，這是做人的本分，對發生在女人身上的酷刑、虐待，我沒辦法接受。只要是一個爺們，都無法接受！”這就是杜斌，做人的良心，做記者的尊嚴！

只要良心在，新聞自由不會死去。

歷史上的今天，世界新聞自由日：行船，需要站立船頭的瞭望者。

他們未必帶來光明，但是他們可以更早的發現礁石。

附注：如果讀者朋友想看江峰時刻的視頻和其它江峰先生的欄目，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http://youtube.com/channel/UCa6ERCd32ar89w>，點擊訂閱，不要忘記再點擊右邊的小鈴鐺，這樣您就會每天收到江峰的免費視頻，每天都會更新呦！

廣告區